

新归去来兮

□南京 方失语

亲戚对我说,她的父母决定从乡下搬回城里。

老两口的两处住所我都很熟悉。城里的住所,在“一类地区”,是座老小区里的老房子。小巷里有古迹,成天人来人往,很热闹,热闹到有时让人烦的地步。十几年前,我上夜班,在老房子里借住过几个月,老两口怕我白天睡不好,对楼下的喧嚣颇为介意,还驱逐过一次高声叫唤的小贩。乡下的住所,在百家湖以南的小镇上,是老两口十几年前买的。还记得买好之后,他们兴奋地对我说,那地方很清静,可以养老,“有空记得去看我们,我们也有空也给你们家送自己种的蔬菜。”给我的感觉,他们像是发现了一处桃花源,对田园生活充满了向往。

小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,只有一条“主街”。街上摆了几张台球桌,此外,有家录像厅,社会青年们在此像消磨野草一样消磨时间。总之,这是一条乏善可陈尘埃不落的老街,我骑辆凤凰牌自行车只需三四分钟就可以把整条街巡视完。

老两口搬过去没几年,小镇就一天天肿胀起来,繁华起来,那份清静也随之消失殆尽。别的不说,这处“农民小区”,其外,已无农田,其内,

不能断档的美食

□南京 徐影

我打三岁起,就住在离安乐园不远的新街口。从大人那里早有耳闻安乐园的美味,但家中只父亲一人挣钱,要养活老小六口之家,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已非常不易,我们小孩哪儿还敢向大人再讨要安乐园的包子吃?只能听听,想想,馋了自个儿咽口水罢了。多年后,自己工作了,终于去安乐园吃到心心念念的包子,果不其然真的好吃。

我家先生是个特爱吃豆沙包的食客,对豆沙包的热情多年不减。他不但好吃,还喜欢琢磨,对豆沙包的研究绝不亚于专业面点师傅,豆沙细腻,甜度适中,味道纯正,馅儿量足,面皮劲道,都在他苛刻的考量中。一日我问他:安乐园的豆沙包如何?他笑了笑说:还真没吃过。话音刚落,早不见人影。几个小时后,只见他手拎着三十个豆沙包,喜笑颜开,进门就揣入冰箱。从那天起,他不再四处寻找,把安乐园的豆沙包,永远定格在我家的餐桌上,成为他情有独钟、百吃不厌的早餐。

七夕夜话

□辽宁大连 积雪草

夏至未曾走远,秋姗姗而来,七夕节前,尚未出伏,依旧闷热难当,夜不成眠。小时候,这样的夜晚会跟着外祖母在瓜棚豆架下乘凉,听小虫子唱歌。

外祖母拿着蒲扇,轻轻地摇啊摇,摇落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,像许仙与白蛇的抵死缠绵,双双化蝶的梁祝,勤劳美丽的田螺,丢下后羿独自奔月的嫦娥等等,这其中,印象最深刻的,当然是牛郎和织女七夕欢会的故事。

在外祖母绘声绘色的故事里,无限延展自己的想象空间,爱情的模样千万种,唯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动人。七夕夜,银河迢迢,群星璀璨,一道天河隔东西,一个在河东,一个

青草地眼见得越来越少,画着停车位的水泥地越来越多。

不过,他们“逆回归”的本意并不全在于躲避喧嚣。用亲戚她爹的话说,就是和邻居没有话说,哪像在城里,和“那帮老家伙”有说不完的话。

自从我看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后,我就深切地明白,“没有话说”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表示非常理解。

在是否回城的问题上,老两口之间是有争议的,而这并不能通过抓阄来解决。“要回你回,我留下来种种菜养养花”,亲戚的母亲撂下过这话。争议多年未休,如今倒是搁置争议共进退了。亲戚叹了口气,说,“没办法,年龄大了,我妈让着他唉。”

“生活在别处”具有无法言表的乐趣,但人无法同时在不同的空间生活的,所以,当城里久住的老屋灯光为老两口亮起来后,就一定另有一间屋子冷寂下去,即使它被租出去,住上了其他人。

前年去大理和丽江,住了几天客栈,心就野了,一度还和家里那位询问过开客栈的事,一边寻找一边说着“过几年来此养老”的梦话。春节期间,丽江束河古镇上的告示栏上,有很多转让客栈的小广告,而家里

那位的表弟几年间已在此换了好几处客栈做“经理人”。这些信号说明,有些事也只能在脑子里过过瘾,因为生意着实不好做。如果只想着浪漫,那就做不好生意。天马行空的想象容易,每天从钱包里拿钱过日子不容易。

况且,我也担心人在他乡很容易陷入“没话说”的窘境。当然,这需要一场生活实验才能得出结论。问题在于,生活实验终究是需要不菲成本的,特别是金钱和岁月方面的。而倘如亲戚的父母那样,用十几年的时间去证明寻找乡愁的不成功,也许是件残酷的事。我信很多人在“别处”找到了乡愁,找到了最写意的活法,但是我也信很多人是失意的,甚至无处话凄凉。

写到这里,在一位海口黄花梨商人的朋友圈里看到一张照片,皖南的青砖黛瓦中,秋柿红了,炊烟白了。这位一贯给我要价过高印象的“市侩人”,在转载时加了一句戳泪点的话:看到这张照片,突然想起了远方的故乡,和母亲让几天冷别忘加衣的嘱咐。

所谓“断肠人在天涯”,这也是一种吧。人生最为动荡的迁徙,其实在心里。



50个?侄女怕听错,特意发微信来确定数量。豆沙包拿到后,让先生赶快送些给老奶奶,老奶奶高兴得感激不已,她说:没想到一句聊天话,会让我们放在心上。老奶奶也是个老南京,儿女们抽空会带她去安乐园,吃碗牛肉馄饨,再带些包子回来。

现如今,随着生活秩序的恢复,豆沙包又将成为我们不断档的美食。

■点评:这篇征文最早寄来是疫情期间市民宅在家里的时候。作者可能太喜欢安乐园的美食了,第一稿就急急匆匆写她家如何一下买50个豆沙包的事情,没头没脑的。我就问作者,为什么一下要买50个?作者前后改了好几稿,总算交代明白了,安乐园的美食质量,也就呼之欲出了。此文简洁干净,充满生活情趣,夫妻之间斗嘴的细节尤其充满人间烟火气,读后忍俊不禁!

资深媒体人、著名主持人——吴晓平

去八卦洲买菜

□南京 王慧琪

八年前,妻子摔过一跤,跌得很重,在医院躺了二十多天。当时通过家政请了一位护工,后来成了妻子的好友,她就是胡大姐,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小小区。胡大姐从企业退休十几年了,身体不错,性格尤为开朗,整天说说笑笑。

这半年妻子在楼上露台弄了几块小菜地(弥足珍贵的泥土是早些年托朋友从江心洲上挖来的),胡大姐隔三岔五过来帮助一道打理。那天说到了种丝瓜想买点种子,胡大姐说,去趟八卦洲,那儿各种蔬菜种子都有的卖。于是约好了起个大早(承蒙太太抬爱,这类事总爱拉着我),在家门口乘公交,倒了三部车,耗时约五十分钟,到了江中第三大岛八卦洲上。近些年由于交通日益便利,这里成了不少南京人抬腿便达的后菜园。我们走下车时,发现至少有十多位中老年妇女,手拉那种有只行李包的小拖车,有说有谈地往那不远处的菜场走。胡大姐说,种子店开门晚,我们也去菜场兜一圈吧。时间也才7点多钟,可大太阳已工作了好久,设在一条老街上小菜场漾着一片活色生香的闹腾腾声。

小螃蟹、野生鲫鱼、小公鸡,丝瓜、豇豆、青椒、茄子……要么是当地农人自己捕来,要么是

自家菜地里长的,新鲜程度毋庸置疑,要价也明显比城里菜场便宜得多。我们看到一种油锅里走过又晒干了的青鱼皮,老板说鱼肉刚来做了鲜鱼圆,他教我们食前用温水发一发,放点洋葱、青椒炒,味道堪称一绝。我们买了些,还分一小袋给胡大姐,美味共享。在一个卖长豇豆的老太摊位前,妻子问怎么卖的?老太答一块五一斤,妻说一块吧。老太朝我们眨眨眼,意思是:可以,但别声张。老太瘦瘦的,快七十岁的样子,旁边还坐着一个满头热汗的小胖墩,问是老太什么人,她笑笑:大孙子!学校放假了,在家没事,带他出来跟我一块卖菜。

就这么人挨人人挤人地走了一段,宽及丈余的一条老街,两边还有些卖农资产品卖早点卖小百货的铺子,一家连着一家。走着走着,我仿佛重回回到半个世纪前,随母亲在江北一处叫作张纲的小镇上留连。那氛围那气息真的很像。

还买了两根炸得好大的油条,一边啃着一边往马路对面的种子店去。卖种子的笑我们,丝瓜都结了,还买什么种子,来年春天再来吧。“谷雨前后种瓜点豆”,这句农谚小时候就知道,怎么就忘了呢?好在也没空跑,三个人的手上都拎了一大包菜,胡大姐领着我们打道回府。

生命在于运动

□山东昌乐 杨明明

假期的操场,宁静、平和。茵茵绿草,随风展荡。就连褐红的跑道,都在夕阳的怀抱中,懒洋洋地软成一片。晚风却猴儿般活跃,绕过树梢,拂过脸颊,清凉若山泉。

老公和大儿在篮球架下正在奔腾,一大一小两个身影,打起球来有种莫名的和谐,可谓球场父子兵,飒爽又温情。

合欢树下,风儿习习,吹得人飘飘欲飞。“航航,我们俩跑步吧。”“好啊!”他兴奋得眼睛眯成两道弯。

蓝天,白云,夕照,晚风。一切都美得恰到好处,无论怎么跑都不会疲惫。小家伙咯咯笑着追我,跑步,于我是锻炼,于他是游戏。

跑完一圈,他在篮球场停下,清凌凌地说道:“妈妈,你跑得可真快呀。航航要休息一会儿。”听着他一本正经地夸赞,我笑得弯下腰。

我再次奔跑起来。视野之处,全是红绿,轻灵得能摒除掉你心底的所有陈年旧障。我畅快地深吸一口气,不由抬头,棉絮样蓬松的云朵层层又叠叠,你推我,我挤你,煞是热闹。这些云海形态各异,有凝聚成团的,有拖着长尾的,再加之蓝天的背景板,让人倏忽间就会想到大海,想到那片碧蓝澄澈,想到海面上的波涛滚滚。海天相接,没有界限;天地相连,亦能浑然一体。都

云,物以类聚,蓝天、碧海、苍茫大地都性属广袤,所以才能如此相合相近吧。

“好球!”老公在大声喝彩,大儿投了个完美的三分球。小儿不明所以,光着小脚丫兴奋地跑来跑去,在操场洒下一串串的欢腾。

我笑吟吟的,继续跑。细汗沁出,不觉热;步伐加快,不觉累。

“妈妈!”身后传来二宝的呼唤。我回头,看见小小的他。茵绿的操场,碧蓝的蓝天,他站其间,是种玲珑,又是种说不出的大。

“过来,妈妈抱。”我忍不住向他展开双臂。

“好。”他小马甲一挥舞着胳膊冲过来,边跑边跳,身影也因为由远及近,越来越硕大,越来越清晰,我甚至看到了他俏皮的糯米小牙。

“妈妈!”他的脸在绽放,他的欢乐在流淌。

我笑靥如花,一把抱起他,和着清风转了几个圈。轻嗅着他身上奶稚的清芳,心底不由升起一阵疼惜:小宝贝,真舍不得你长大。

暮色渐渐浓重,在老公的一声吆喝下,我们集合,回家。

晚风中,每个人脸上挂满细汗,心中却莫名松爽。艾青《鱼化石》中的诗句忽地涌上我的心头:“离开了运动,就没有生命。”

是的,生命在于运动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39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